文匯報

回忆录·1

风雨中走来

文匯出版社

文匯報

回忆录·1

從風雨中走來

文匯報报史研究室编

文匯出版社

(沪)新登字 303 号

封面题字：钱君匋
责任编辑：陆炳元(特约)
封面装帧：陶雪华

从风雨中走来

文汇报回忆录①

文汇报报史研究室 编

文匯出版社出版发行
(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　邮政编码 200002)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
吴 江 伟 业 印刷厂印刷

1993 年 1 月第 1 版　　开本：850×1168　1/32
199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　　字数：300000
印数：1—8000　　印张：13.625
ISBN 7—80531—244—5/G·153
定价：8.00 元

前　言

在文汇报创刊55周年的前夕，《从风雨中走来——文汇报回忆录①》在报社老同志的大力支持下，终于出版了，值得庆贺！

文汇报从1938年1月创刊以来，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不平凡的历程。出版这部回忆录，正是想通过本报老同志对往事的回忆，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和侧面，反映出文汇报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，并从中总结出历史的经验教训，给后人以启示、教育和力量。

这本集子是文汇报回忆录的首卷。从时间上来看，大致是从1938年创刊至1956年迁址北京改出教师报，后又回上海复刊。从内容上看，大体可分成4个方面：记述文汇报的创刊、被迫停刊、创办香港文汇报、大陆解放后复刊及改为教师报前后的历程；采编生活杂忆；专刊副刊的创办与特色；忆故人。从这近60篇史料丰富的回忆文章中，我们可以看出文汇的历史传统，文汇的战斗精神，文汇的办报风格和文汇的版面特色。所有这些，对我们今天报社的同仁来说，无疑是一笔应当继承和发展的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由于年代久远，对往事的回忆往往不可能都十分完整和准确，加上对同一件事，各人的看法也会不尽一致，所以，这本集子中对

有些事情的记述和看法可能不完全一样，这在所难免，相信读者是会理解的。

文汇报报史研究室的同志们为汇编出版这本集子，付出了辛勤的劳动，花费了巨大的精力。希望爱护本报的社内外同志，对文汇报报史研究工作继续给予关心和支持，以促成文汇报回忆录第二卷早日问世。

张启承

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二日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目　录

前言……张启承

1　文汇报的诞生……徐铸成
13　文汇报招牌字的来历……余鸿翔
15　"孤岛"时期的文汇报……徐铸成
42　诞生十七天挨炸记……毕志奋
45　一张情报卡……邵红叶
49　大同坊的岁月……周福宽
57　像彗星掠过上海夜空
　　——抗日烽火中的文汇报晚刊……周起苞
61　克明其人其事……储玉坤
74　国统区的一面进步旗帜……宦　乡
77　与国民党警察局一场面对面的斗争
　　——文汇报被迫停刊七日前后……柯　灵
82　增资招股话往事……周福宽
85　一次"鸿门宴"……徐铸成
91　封门后的紧张一幕……嘉　尧
95　香港文汇报创刊的前前后后……黄立文
106　新的转折
　　——文汇报第二次复刊的一段回忆……徐铸成

111 忆"救报运动"……庄人葆
116 记忆深刻的两次运动……孙葵君
122 从文汇报到教师报……叶　夫
130 我们与文汇报共过患难……徐金礼　徐维海　曹德荣
周伯贤　魏华宣
135 留在记忆里的片断……钦本立
141 那个艰辛的年代……沈国祥　刘剑钊

147 梅园采访杂忆……黄立文
165 石头古城"逐鹿"记……郑永欣
184 蒋介石记者招待会……唐　海
188 下关事件我见我闻……黄立文
196 李公朴事件报道前后……刘时平
200 震撼全市的摊贩事件……崔景泰
204 "特别"的采访……唐　海
208 采访劝工大楼惨案追忆……崔景泰
213 在采访学生运动的日子里……麦少楠
220 艰难时世　峥嵘岁月
——追忆我在文汇报的记者生活……陈霞飞
227 访问马寅初及其他……王易今
235 历经坎坷终不悔
——驻穗记者生涯回顾……陈　朗
239 我深深怀念那段生活……梅　朵
246 三千毛瑟精兵
——关于当年文汇报新闻标题和《编者的话》
的片断回忆……程光锐
254 忆在文汇报任经济编辑……秦柳方

261 文汇报生活琐忆……李梦莲
272 从投稿者到编者……徐凤吾
277 闲话夜编怀故旧……蒋定本

287 “孤岛”文学的主要阵地
——抗战初期《世纪风》的回忆……徐开垒
299 大胆、泼辣，喊出人们的心声
——柯灵主编的《读者的话》……黄立文
314 一封读者来信的奇遇……韦　芜
320 《星期谈座》纪实……陈尚藩
337 四十年代的《笔会》副刊……唐　弢
343 关于《各地通讯》版的回顾……胡钟达
354 《新文艺》周刊杂忆……陈白尘
358 回忆《新经济》……寿进文
360 《新闻窗》始末……石啸冲
367 李平心与《每周社谭》……叶　冈

370 三个黄金时代
——徐铸成同志的办报生涯……唐　海
379 “壶嘴总是嘶着的”
——追念徐铸成老师……崔景泰
384 我所知道的严宝礼先生……储玉坤
399 严宝礼的经营之道……戚家柱
404 魂兮归来——悼马季良(唐纳)……黄立文
409 忆马季良先生……任嘉尧
412 缅怀孟秋江……黄立文

417 怀念与追思
——孟秋江同志二三事……崔景泰
421 能干的女将
——浦熙修与文汇报……谢蔚明
427 后记

文汇报的诞生

徐铸成

1937年，上海"八·一三"抗战，经过激烈的战斗，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，上海便被敌人占领了。从此，开始了恐怖的"孤岛"生活。

敌人占领上海后，当年12月12日，上海各报接到公共租界工部局的通告，大意说，工部局已应日军当局的要求，自16日起，所有华商报纸，应一律受日方的新闻检查。经各报主持人紧急磋商，申报、大公报、时事新报、民报(原为民国日报，"一·二八"抗战时，国民党屈服于日方的抗议，改称民报)这几家报纸，决定于14日起自动停刊。在大报中，只有新闻报和时报接受检查，继续出版。

据我所知，当时这两家报纸作出此屈辱决定，情况也有所不同。新闻报资方一贯以营利为唯一目的，而时报的老板原是华侨巨商黄伯惠，久已别有经营，不问馆事，大权操在经理王季鲁之手，而王则早与日方有勾结。所以，后来两报的态度也不一样，前者只是"噤若寒蝉"，后者则张牙舞爪，完全以汉奸报的面目出现。

我参加文汇报的经过

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在报纸停刊的次日，立即宣布：工厂暂时

维持，其余职工，除留一部分清理善后外，一律遣散，给薪3个月作遣散费。我也在被遣散之列。

对我来说，这不啻是闷头一棍。第一次尝到失业的痛苦，还在其次，主要是多年来的一个幻想破灭了。

我出生于贫寒家庭。父亲原来当小学教师。后来，由亲戚"提携"，到保定车站当一名文书，月薪不足30元。所以，我中学是进的不收学膳费的师范学校(在无锡的江苏省立第三师范)。没有毕业，1926年借文凭考取了清华大学。读了半年，父亲实在负担不起，加上借文凭事被母校举发，不得不退学。翌年，考进了免收学费的北京师大。那时，正是北洋军阀政府土崩瓦解的前夕，平汉路欠薪往往达半年之久，我不好意思再向父亲伸手要钱，由一个亲戚介绍进国闻通讯社当抄写员，每天下午课余，赶去刻写约两小时钢板，月薪20元，这样才维持了半工半读的生活。

翌年，国民党军攻占了北京。许多机关、官僚纷纷迁往南京，北京被改名为北平，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。我写信给胡政之，认为国闻社应改以文教新闻为采访重点。他极表同意，并嘱我多抽出时间，试"跑"这方面的新闻。从此，我算是正式当了新闻记者。

当时，"新记"大公报出版不久，胡政之颇留心于吸引人才。国闻社兼负大公报的采访任务，我在一次赴太原采访华北球类比赛，随后又赴沈阳采访华北运动会的新闻中，为大公报写了不少"独家新闻"，他大概看出我还有新闻敏感，也有一定的写作能力，因此，就多次派我赴太原、广州等地，作为特派记者，采访政治新闻。并曾派我担任国闻社北平分社的代理主任。我那时才22岁，对他如此提拔重用，不胜知遇之感。1929年冬我结婚后，被调到天津报社任编辑工作，月薪增至100元。1931年冬又调往汉口任办事处主任，又增为150元。胡政之还不止一次的勉励我，要我把大公报当作终身的事业，不要仅仅当作一个职业。他说：大公报是"文人办报"的企业，全靠"有志之士"共同办好，一代一代地传下去。我对这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些话，深信不疑，一直把它当作自己的“家”，不遗余力把工作做好。

1936年上海大公报创刊，我任要闻编辑，每天熬夜到天明。一周中，还有两个晚上，要在发完稿子后赶写国闻周报的“一周时事说评”和“大事记”，往往在回家的时候，大儿子已背着书包上学了。

“八·一三”抗战开始，工作更繁重，每晚要守候长江同志（当时任采访主任）等从前线打来的电话，报告最后的战讯。同时，国闻周报改出《战时特辑》，内容主要是由我辑选的抗战新闻和国内外评论。那时，我忽患慢性盲肠炎，医生一定要我住院动手术，我怕影响工作，每天还依旧忍痛上班。

所有这些，说明我的确是把大公报当作终身的事业，忠心耿耿地为它工作。想不到老板忽然铁面无情，一脚把我从这个“家”里踢出来了！

不久，我接到重庆国民公报总编辑杜协民兄（原天津大公报的同事）来信，请我担任该报驻沪记者，月给40元。这样，我算有了半个职业。

那时，李子宽兄（原上海大公报副经理）被留下来负责办理沪馆的善后事务，每天仍到报馆办公。他还经常要给汉口大公报拍发新闻电。为了交换消息，我也不时去报馆，和他晤谈。

有一天上午，我们正在闲谈，忽然有两个人来找他，一个穿西装的，40岁模样；另一个年轻一点，是在大公报当过广告员的。李陪他们到排字房和机印车间看了一遍，回来时还在边走边谈，随后他们就告辞走了。我问李：“他们来和你谈些什么？”李说：“他们要创办一个新报，想找我们代印。还有，他们还没有请到总编辑，托我介绍。老兄有意一试吗？”办报而没有总编辑，岂非笑谈？我只哈哈一笑，回绝了。

为什么胡政之把职工解散了，独独保留工厂？据我事后了解：一则，他怕解雇工人；比较棘手；二则，他怕一旦战事结束，重装机器和排字设备，需要时间，影响立即复刊；而重新组织编辑、经理两

部人员，他认为是比较容易的。这也可以反映，那时他没有估计抗战会拖得那么长。另外，他还有一个更现实的打算，这是过了更久以后，李子宽兄才告诉我的。后面再谈。

在和李会晤后几天，大约在1938年1月20日左右。储玉坤忽来访我。他是我的同乡，半年前参加新闻报工作。他说，因为反对新闻报受敌方检查，故已和郭步陶等四五个人一起退出新闻报。"现在，我已参加了即将出版的文汇报，任国际版编辑。此来，是奉命专程约请你写社论的。"我问："每月写几篇？"他说："每天一篇。"这就是说要我包办了，忙问："言论有没有限制？""题目和内容，一切由你决定，报社保证不加修改。"他还补充说："是按篇计酬，每篇10元，但目前营业尚无把握，暂按4折实付。我们职工的薪金，也是这样计算的。"我问明了创刊的大约日期，答应稍加准备，即按日交稿。

我去找了也在"孤岛"赋闲的老同事杨历樵兄，请他分担这一工作，每月写10篇有关国际问题的社论。这样，我每写两篇，有一天可以休息和思考一下。

到了1月25日，就送来了文汇报的创刊号，一看字模和拼版格式，就知道它原来就是在大公报代印的。而馆址设在福州路436号，分明是原大公报营业部的地址，一定是由大公报转让给他们的。

报纸标明是英商，报头下注明发行人兼总主笔是克明H. M. Cumine。创刊号第一版还刊载他的一篇发刊词《为本报创刊告读者》。其中有一段说："本报本着言论自由的最高原则，绝不受任何方面有形与无形的控制，如不幸遭受外界的阻力，余必负责设法消除之。"显然，他是以发行人的名义，担任着保镖的角色的。

我们写的社论，于28日开始登载，第一篇的题目是：《淞沪之役六周(年)纪念》。内容大意是缅怀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，希望读者学习他们的爱国精神，共救国家的危亡。

到2月初，上海纷传敌人将在南京筹备组织伪政府，温宗尧、梁鸿志等跃跃欲试。我于8日写了一篇《告若干上海人》，对那些民族败类作最后的警告。想不到10日报馆就挨了手榴弹，营业员陈桐轩殉职，广告员萧岫卿、毕祉芬(志奋)被炸伤。据报载，报馆9日就接到署名"正义团"的恐吓信，说"贵报言论激烈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今后务望改弦更张，倘再有反日情绪存于其中，即将与对付蔡钧徒者同样对付。"

蔡钧徒是出版不久的社会晚报社长，原来听说他曾和日方有过往来，后因所求不遂，又在报上登了一些"反日"消息，结果被敌人绑去杀死，悬首在薛华立路(今建国中路)的电线杆上，恐吓爱国人士。当时中外文各报曾刊载此事。

我看到这消息后，既愤慨又不安，立即打电话给储玉坤，问社论要不要继续写，"如果要改变态度，我就不准备写了。"他说："当然还是要写。"我说："这不是一件小事，最好你去问问报馆的当局为好。"过了半小时，他打回了电话，说："已请示过严宝礼，严斩钉截铁地嘱咐我，务必请你照样写下去。"

胡政之的嗅觉是很灵敏的，他看了几天文汇报，就看出社论是我和杨历樵写的，特地让李子宽去问杨："文汇报社论的风格，很象大公报，你知道是谁写的吗？"杨兄的性格一向谨慎而胆小，红着脸回答："我不知道。"

就在文汇报被炸的那天下午，胡政之忽然派汽车来接我(他那时留沪正准备续弦，和顾维钧的侄女结婚)。我和他同住在辣斐德路(今复兴中路)上，相隔不过几百步，本来是用不着车子的，如此邀约，颇使我有受宠若惊之感。

他一反平常的严肃态度，含笑问我李子宽所问过的同一问题。我说："这是我试着写的，胡先生看还可以吗？"他说："很好，很好，流畅得很，措词似乎激烈些，怕会出事。"我连忙说："已经出事了，今天报馆已被敌人投掷了炸弹。"他安详地说："我在报上已看

到了。我请你来，想和你商量一件事，如果我们和他们合作，你估计他们的态度会不会变？”我说：“我想不会。”我就把上午和储玉坤通话的内容告诉了他。他说：“那好，我的想法是，向他们投资1万元，条件只有一条，由你和王文彬参加，你主持编辑部，文彬任采访主任兼编本市新闻。”“经理部不参加什么人？”“不，我们投资的目的不在于营利，只要它保持言论态度不变就好了。”接着他说：“你如果同意，我让子宽找严宝礼具体商谈。”

商谈的经过很顺利，据李子宽告诉我，文汇报原来的资本，号称1万元，实际只收足约7000元，所以经营十分困难，出版了20天，不仅排印费未付过，白报纸也全由大公报垫用。“如果不增资，他们将难以维持下去。至于你和文彬的参加，他们更求之不得。他们正苦于编辑部群龙无首，胡惠生(当时文汇的总编辑)只在民报编过各地新闻，掌握不了全局。”我问：“难道他们是无条件接受合作吗？”李说：“他们只提一条，他们原来的资本要作为原始发起股，升值为两万元。”“胡先生同意了？”“完全同意了。”我听了很纳闷。投资的比例明明是7000对1万，股权却变成了两对一，也就是说，大公报只占总额的1/3。胡政之的算盘一向是很精的，怎么这次却如此慷慨、大方？

总之，我于他们双方合作谈妥后，就立即到文汇报“走马上任”了，时间大约在1938年的2月20日左右，距创刊不到1个月。

我“履新”的那天中午，严宝礼特别请我吃饭，由储玉坤作陪。严说了些“久仰”和“一切仰仗”的话，还谈了些具体问题：一、我的月薪，规定为400元。他说：“目前只能按四折实发。这样实在太少了。你写的社论，仍另外计酬。”他还说：“我们已向全体职工宣布过，如果销路超过5000，广告费达到月收5000元，即改为5折发薪。照此类推，广告和发行都超过1万，即十足发薪”。二、希望我把文汇报当作自己的事业。他愿意把“发起股”让给我和储玉坤各1000元。我们实付500元，可以分10个月在薪资里扣缴。

我正式参加文汇报约两个月后，严宝礼给我送了一张股东的名单，其中，大公报的1万元，分别列在李子宽、费彝民和胡政之的两个女儿的名下，胡本人却未列名。我便中向李子宽问其所以。他这才告诉了我一段内幕。原来，在上海大公报停刊后，蒋介石在汉口交给张季鸾两万元，嘱转交胡政之，在上海办一张"法商"的报纸，定名正报，想不到法租界公董局很胆小，怕得罪日本人，说："你们大公报原来是设在法租界的，如果复刊，我们负责保护。要创办新的报纸，我们决不同意。"胡保留工厂，本来也是为了创印正报的，计划未能实现。恰巧，看到我为文汇报写社论，就移花接木，和文汇报合作。这样，就可以向蒋介石交帐。而且投资的1万元，言明分月在排印费及填付白报纸项下扣除。这样，他并没有付出现款。这两万元，他不久就带往香港，作为创刊大公报港版的经费。他和严宝礼都打好了如意算盘，各得其所。

文汇报的摇篮——新新俱乐部

文汇报的创立，是由少数几个并无资财的人，偶然凑合起来的。据其中的一位对我详谈经过如下：

在南京路的新新公司(旧上海的四大百货公司之一，现在的上海食品一店旧址)附设的新新旅馆里，也和其他较大的旅馆一样，不少大的房间被人包租，作为吃喝玩乐的"俱乐部"。其中，313号有两大间，被租为"俱乐部"的历史最为悠久。它的成员，主要是以严宝礼为中心的一批两路局——京(南京)沪、沪杭铁路局的中级职员。

严是江苏吴江人，曾肄业南洋公学，在路局任会计处稽核；又集资开办了一个交通广告公司，主要经营路牌广告，也代办报纸的广告。因此，他和若干大小报馆的人员有关系，如新闻报的严独鹤、徐耻痕以及社会日报(小型报)的胡雄飞等，都被吸收参加了这

个“俱乐部”。

“八·一三”抗战爆发后不久，路局遣散了绝大部分职工。严宝礼等拿到从千余元到几千元不等的遣散费(其中，大部分是按路局章程规定，每月在本人工资中扣存的储蓄款)。

拿到了这笔钱，是坐吃山空呢，还是做些生意营利？他们在俱乐部里议论开了。严宝礼一向被目为“智多星”，他想出了个主意，说租界已发生粮食恐慌，而他的家乡吴江是盛产大米的，他自告奋勇，愿意冒险去采办。于是，有的出1000，有的出500，集了1万元。但正当严准备动身的时候，敌军已侵占了沪西和南市，并宣布粮食禁运。他们的计划落空了。怎么办呢？胡雄飞、徐耻痕等提出：“目前，好几家报馆停刊了，而上海市民都十分关心抗战。如果以这笔钱办一张报纸，不愁没有销路。”大多数人赞成其议，主张立即着手。也有胆小的或认为是冒险而无利可图的，借口退出，有的则缩回去一部分。结果，实际集资约7000元，这就是文汇报的开办费。

要刊载抗战新闻，避免日方检查，就必须挂洋商招牌。恰好，“俱乐部”成员中，有一个叫方伯奋的，是跑马厅的职员。他说，他和跑马厅的英人克明相熟，而克明是曾担任过英文文汇报（The Mercury)记者的，如果请他出任发行人，相信他会愿意的。

果然，方伯奋第二天来汇报，说克明已经满口答应，提出的条件是，他要兼任董事长职，每月薪金300元；他的儿子小克明(取中国名字为小明)任董事会秘书，月薪100元。设董事会，中、英董事各5名，英籍董事都要由他介绍，每人每月各送车马费百元。

于是，就赶忙筹组董事会，并根据英国公司法，向上海英国总领事馆立案。

5名英国董事，有怡和洋行的路易·乔治，有某汽水公司的萨门。其余3人，我不清楚。

中国的5名董事，则为：严宝礼、胡雄飞、沈彬翰(上海佛学书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